

的严厉批评。耶鲁大学教授韦勒克在1958年9月举行的第二届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大会上首先发难，在题为《比较文学的危机》的报告中，对建立在实证主义哲学基础之上的法国影响研究理论的种种弊端进行了激烈的抨击，启发人们开辟比较文学研究的新途径。嗣后，印第安那大学的亨利·雷马克教授发表了《比较文学和功用》一文，他在批评法国学派狭隘性的基础上，对比较文学研究的范围进行了新的界定：“比较文学是超出一国范围之外的文学研究，并且研究文学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之间的关系，包括艺术（如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经济、社会学）、自然科学、宗教等等。简言之，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或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人类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①这段文字表明了美国学派把比较文学的范围从文学与文学的比较扩大到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文学与社会科学，甚至文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比较研究。至于把“跨学科”这一术语正式引进到比较文学学科中来的是法国学者让-皮埃尔·巴利塞里（Jean-pierre Barricelli）。他在1975年举行的一次国际比较文学讨论会上，第一次提出研究比较文学不应受制于学科界限，可以从“多学科”（polydisciplinary）和“跨学科”（interdisciplinary）的角度，加强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与交流。

但是，学科类别的划分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理论和角度出发，形成了不同的学科分类法。德国学者H. 黑克豪森依照学科成熟程度由低向高的秩序提出六种跨学科形态，即：任意跨学科、伪跨学科、从属型跨学科、混合型跨学科、补充型跨学科和联合型跨学科。法国的布瓦索从学科的结构上把跨学科分为线性跨学科、结构性跨学科、约束性跨学科。在我国学术界，一般认为跨学科研究有三种形态：其一，边缘学科，即对现实世界的不同层次的交错点进行研究，在两门学科的交界处成长起来的学科；其二，综合学科，即运用多门学科的知识，对一系列具有相互联系的众多层次加以综合研究发展而成的学科；其三，横断学科，即对各种层次、各门专门学科中的某些共同性问题进行研究所产生的学科。此外，国内外还有许多跨学科的形态，这里便不一一列举了。

就跨学科比较文学而言，我们在划分研究类别时，首先必须确定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研究域，即学科际域（Interdisciplinary Domain）。学科际域的确立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即：不同学科的特殊知识储备达到一体化程度，它们之间某一方面或数方面的界限日益模糊，使用的语言和概念框架日益接近；这些特殊知识储备中蕴含着不同学科的学者共同感兴趣的某一个或一组相互联系的具体问题；这些问题借助于不同学科所提供的观念工具、技术手段和研究技巧可能得到解决^②。据此，我们把跨学科比较文学研究的内容分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研究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的关系，即文学与音乐、绘画、雕塑、建筑艺术等之间的相互关系与内在规律。文学与这些艺术门类虽然在内在结构、表现工具与表现手段诸方面都不相同，但是它们都是借具体的、感性的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都是人类思想感情的形象化表现，故而在思想内容、审美倾向上有着共同的地方。早在原始时代，它们之间就存在着密切的亲缘关系，当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它们的知识达到了相对应的程度，它们的部分思想可以互译成他种艺术门类的语言，各个艺术门类之间出现了相互阐发、相互孕育的现象。例如希腊神话、《圣经》文学就为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雕塑提供了丰富的创作题材，诗人和小说家们往往从音乐与绘画中获取艺术的灵感。

二是研究文学与宗教学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内在规律。在漫长的人类发展史上，宗教与文

学互相渗透、彼此交融的现象普遍存在。一方面,由于文学具有强烈的形象感染力,宗教便利用文学艺术的这种特殊魅力来宣扬教义,从而给宗教神圣的殿堂罩上了一层艺术的光辉。另一方面,文学是社会现实生活的反映,而宗教在历史文化和现实生活中具有深远而广泛的影响,文学艺术势必也要反映和表现人们的宗教信仰和宗教活动。此外,随着世界市场的开辟和人的活动范围的拓展,宗教往往成为文学交流的先导和相当活跃的媒介。这样,宗教与文学之间,便形成了一种密切而又复杂的关系。

三是研究文学与哲学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即与哲学、历史学、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等社会科学之间的关系。文学与这些社会科学门类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们同处于一个反映社会存在的总的社会意识形态体系之中,我们可以运用社会科学的各类学科理论与概念来分析研究文学。此类研究的前景是十分诱人的。学科际域所蕴含的研究课题丰富而深刻,因而能把从事不同学科研究工作的学者吸引到一个共同的领域中来,有的已经发展为新的交叉学科,形成了新的研究领域、语言规范和理论建构,如文艺心理学、文学社会学等。

四是研究文学与数学、物理学、天文学以及现代科学技术之间的关系。文学与自然科学本属于技术之间的关系。文学与自然科学本属于两个极不相同的知识系统,但是随着现代科学的深入发展,文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共同属性以及深层的内在联系正在被逐渐地揭示出来,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正在形成一种整一化的趋势,马克思关于“自然科学将会统括人的科学,正如人的科学也会统摄自然科学,二者将会成为一种科学”的预言正在逐步得到证实。许多自然科学的观念、方法和原理正在运用于文学研究之中,如运用电脑研究作家的风格、作品的语言、文体的特点等。又如被称之为“老三论”的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和称之为“新三论”的耗散论、突变论、协同论引入文学研究之中,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这种文学与自然科学的跨学科研究促进了人类文化中智识的进一步贯通。

二、跨学科比较文学研究的必要性

1. 学科发展的综合化要求

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曾经指出:“今天的科学早已不是一门门孤立的学问,虽有各自研究领域,但它们还有相互的关联,不是所谓‘隔行如隔山’、‘老死不相往来’。”^③作为人文科学的文学也同样如此。在现代科学高度发展的今天,文学研究无法“闭关自守”。随着当代文学观念的更新,人们思维空间的拓展,比较文学研究不仅要打破国别界限、语言界限,而且要跨越学科界限,才能求得本学科的长足发展。

纵观科学发展的历史,基本上沿着综合—分化—再综合的螺旋轨迹向前推进。在古代社会,由于生产力低下,人类对世界社会的认识只能是直观的、笼统的,带有综合的性质。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智识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事物开始了分门别类的研究。对此,恩格斯作过精辟的论述:“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自然界的各种过程和事物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照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④19世纪以来的科学史表明,科学的分化越来越迅速,越来越精细,形成了许多相互独立的学科领域。这种分门别类的研究方式,一方面为人类积累了丰富的科学知识,功不可没;但另一方面也使得人们在思想上形成了一种封闭式的思维模式,结果,各门学科只能在自己狭窄的领域内单科独进,孤立发展。20世纪

以来，人类科学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人们发现不同的学科领域具有共同属性，各门学科愈来愈难地切割成互不相关的独立王国，它们“再不能逃避辩证的综合了”^⑨。因此，对于大千世界，我们在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同时，对于综合性的整体研究应予以高度重视。

文学研究同样如此。就我国古代文学研究而言，采用的是一种线性思维方式，其考察角度往往从源流关系出发，所谓“文承秦汉”、“诗宗盛唐”之说，便是这种考察角度的典型看法。

近代历史唯物主义的诞生，扩大了文学研究的思维空间，人们开始把文学作品置于产生这一作品的历史背景下来进行考察。如果说，考察文学的源流关系是纵向研究，那么，考察文学与社会生活的关系则是一种横向研究。这种二维平面思维方式取代了线性思维方式，这无疑是文学观念的一种进步。但是，作为人类意识形态之一的文学是一个极为复杂的系统，它的内部包含了人物、情节、场景、结构、语言等许多构成因素；同时，它又受到外部系统的影响、制约，甚至是决定。作家的创作活动，作品的思想内容，读者的接受反映，无一不与其他知识和信仰领域有着密切的关系。

采用跨学科比较文学研究则从另一个方向上开创从三维空间观察文学现象、总结文学规律的新角度。这对于建立广阔的文学观察视野，揭示文学系统的诸多层次、功能和属性，推动文学研究的现代化具有深刻的意义。

2. 文学作品是一个庞大的综合体

就文学本身而论，文学作品是一个庞大的综合体。无论是文学短制，还是皇皇巨著，其艺术触须，往往伸展到许多领域。举凡皇室宫闱、荒村野岭、佛门青灯、茶馆酒肆、书房闺阁、战地风云、文坛巨擘、科苑英杰、太空地层、南洋北极……真可谓五光十色，森罗万象。中外文学史上，那些享有世界声誉的文学名著，其思想含量和社会功能永远超出文学的范围之外。一部《人间喜剧》，汇集了法国社会的全部历史。恩格斯认为，他“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⑩一部《三国演义》“陈叙百年，该括万事”。它不仅是一部文学作品，给人以审美的教育作用，而且还具有军事学、历史学、政治学、外交学、民俗学、人才学，以及管理学和领导科学等方面的价值。纵观文学体裁演变的历史，新的文学样式的产生，往往是文学与其他学科融合的结果。我们不研究文学与宗教学的关系，就不可能深入认识欧洲中世纪的圣经故事、圣徒传、祷告文、奇迹故事、赞美诗、宗教剧等教会文学；我们不研究文学与哲学的关系，就不可能透彻理解18世纪法国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的哲理小说和20世纪法国萨特的存在主义文学著作；我们不研究电影艺术中的蒙太奇手法，就会对现代文学中许多形象思维特征，如时间的跳跃性、空间的重叠性和立体性感到陌生。因此，我们只有采用跨学科的思维方法去探讨文学，才能深入其堂奥，从社会整体上认识文学的本质特征和发展规律。

3. 作家的综合功能

中外文学史上，还有这样一种情形：许多文学家、文艺理论家不是“单打一”的文人墨客，而是具有浩博的文化科学知识、在众多领域均有建树的跨学科行家。亚里士多德不仅是古希腊著名的文艺理论家，而且又是著名的哲学家、科学家、形式逻辑和西方美学的奠基人，恩格斯称他为古代“最博学的人”。文艺复兴时期，恩格斯所称的“巨人”们，更是多才多艺、

学识渊博,他们差不多都会说四五种语言,在许多专业上都放射出光芒。法国的万能学者拉伯雷,不仅是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写出了惊世骇俗的长篇小说《巨人传》,而且在哲学、数学、医学、植物学、法律学、考古学等十几个领域内都有所建树。此外,俄国的列夫·托尔斯泰,德国的歌德,美国的海明威,中国的曹雪芹、鲁迅、郭沫若等都在众多的领域内作出了贡献,取得了成就。他们广博的知识,势必渗透到他们的文学著作中去。因此,在评价这些“多功能”的作家、文艺理论家以及他们的著作的时候,只有采取跨学科研究的方法,调动多种学科的知识,进行综合性、整体性的研究,才能对他们的文艺思想、创作风格以及历史地位给予客观的、准确的评价。

三、跨学科比较文学研究的原则

跨学科比较文学研究不同于一般的“多种学科研究”,它必须遵循综合性、整体性和文学性的原则。

1. 综合性原则

美国比较文学学者亨利·雷马克在《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一文中指出:“我们必须进行综合,除非我们要让文学研究永远处于支离破碎和孤立隔绝的状态。”^⑦综合性原则就是将文学和与之相比较的学科联系在一起,进行综合考察。没有这种“联系”和“综合”,就谈不上“跨学科”的比较研究了。

值得注意的是:首先,这种“综合”既不是两种学科的简单并置共处,也不是个别观点材料的机械对照,而是对这两种学科的本质特征、历史渊源、表现方式、社会功能及相互影响等进行综合考察,从中归纳出宏观的结论。其次,文学和与之相比较的学科之间要有“比较性”,否则,这种“联系”和“综合”是毫无意义的,也是“综合”不到一起的。雷马克在《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一文中,列举了许多生动的例子来说明“比较性”的问题:“一篇论莎士比亚戏剧的历史材料来源的论文(除非它的重点放在一国之上),就只有把史学和文学作为研究的两极,只有对历史事实或记载及其在文学上的应用进行了系统比较和评价,只有在合理地作出了适用于文学和历史这两种领域的结论之后,才算是‘比较文学’。讨论金钱在巴尔扎克的《高老头》中的作用,只有当它主要(而非偶然)探讨一种明确的金融体系或思维意识如何渗进文学作品时,才具有比较性。”^⑧再次,综合必须建立在分析的基础之上,这是因为理论思维中的综合活动不同于感觉的综合活动,它不是对事物表面特征的感知,而是对研究对象的内在机制以及动态变化的规律性的认识,而世界上的任何事物都具有复杂的构成,其内在的因果机制又不是可以直接感知的,如果没有思维的分析活动,那么综合的结果只能是对事物浑沌的感性直观认识。例如我们在对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的共同性、规律性进行探讨时,就必须对文学、音乐学、绘画学、建筑学等进行具体的分析,才能对文学艺术这一系统获得统一深刻的认识。此外,综合还必须借助于特定的理论框架、科学概念对研究对象的各个部分进行“粘接”。英国诗人、评论家艾略特在其名作《诗的春天》中对诗歌与音乐进行综合考察时指出:“我认为诗人研究音乐会有很多收获,我相信,音乐当中与诗人最有关系的性质是节奏感和结构感……使用再现的主题对于诗像对于音乐一样自然。诗句变化的可能性有点像用不同的几组乐器来发展一个主题;一首诗中也有转调的各种可能,好比交响乐

或四重奏当中不同的几个乐章；题材也可以作各种对位的安排。”^⑧这里，艾略特凭借“节奏”、“交响乐”、“四重奏”、“结构”、“主题”、“题材”等音乐学和写作学中一系列概念，把经过分析后所取得的许多局部认识都“粘接”起来，综合成为对文学与音乐的统一而完整的认识。

2. 整体性原则

所谓整体性，就是把研究对象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我们如果把综合活动看做是一种对若干个局部认识的简单相加的总和，那将是一个极大的误解。世界上的各种事物及其运动过程并不是杂乱无章的偶然堆积和各自孤立地进行，而是一个合乎规律的、由各个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要素组成的有机整体。整体的某些性质和特点在孤立的个体中是不具有的。我们强调跨学科比较文学研究的整体性，就是要求探讨研究对象各个部分、方面、因素和层次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制约，弄清楚系统的结构、机理与动态性能，由此而形成一种新的整体性认识。一部哲理小说并不是哲学观点、人物形象、典型场景等要素的机械组合。我们只有从整体出发，将杂多导致统一，才能领悟整个作品的丰富蕴涵和美学价值。

当然，跨学科比较文学研究的综合性、整体性原则并不取消各门具体学科的存在，它不过是从总体上为各门学科的现代化和综合化提供思考的前提和整体观念。

3. 文学性原则

所谓文学性，就是在研究中要突出文学的主体地位，防止在文学与其他学科之间出现平分秋色，甚至喧宾夺主的现象。

跨学科比较文学研究由于涉及到哲学、文艺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等各个领域的知识与理论，因此，开放性的特点尤为突出。它要求研究者知识广博、视野开阔、胸怀全局。然而比较文学又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它有自己的研究对象、任务和作用，探讨文学的本质规律和美学价值是其神圣的使命。这就要求研究者在进行比较文学学科际研究的时候，“头脑必须思考着文学，目光必须审视着文学，理论结论也必须针对着文学”^⑨。例如我们对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进行比较研究时，无论是分析文学区别于其他艺术的特点，还是考察文学与艺术的相互关系和影响，或是探讨文学思潮与艺术思潮的嬗变情况，都应该围绕文学的本质和规律这个美学中心问题来展开。否则，跨学科比较文学研究就会失去它的价值和意义。

注 释：

①⑦⑧ [美]亨利·雷马克：《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张隆溪译），《比较文学译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1、3、6页。

② 参见李光、任定成主编：《交叉科学导论》，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4页。

③ 钱学森：《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领导决策科学化》，《理论月刊》1986年第1期，第18页。

④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第30页。

⑤ 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12月版，第12页。

⑥ 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463页。

⑨ 转引自乐黛云主编：《中西比较文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7月版，第223页。

⑩ 刘献彪主编：《比较文学自学手册》，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82页。